

“南国一竹”陈诗来

古大乔

陈诗来，广东普宁人，一级美术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民革广东省书画院画师、深圳潮汕文化研究会画院院长、深圳市福田区美协理事、深圳市诗词学会会员、潮汕学院客座教授，专攻墨竹画，自创车简竹（潮俗称“刺勾竹”）画法，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省、市展览并获奖。

2002年，《巍巍正气》被《人民日报》特约为十六大献礼作品。

2003年，《地老天荒》为国庆贺画发表于《人民日报》。

2004年，《窗前》、《恋竹而画竹》发表于《人民日报》。

2006年，《希望》发表于《人民日报》。

2007年，《故乡的云》发表于《人民日报》。

2008年，《入梦》发表于《人民日报》。

2010年，《好雨润新笋》发表于《人民日报》。

梅兰竹菊是中国画的传统题材。而梅兰菊可谓子孙繁衍、流派林立，唯竹是一脉单传，“板桥竹”统御画坛数百年。董其昌、瞿应绍、李方膺虽于笔法、墨法各有所擅，但仍保留着文人画的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画有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以刘昌潮、董寿平为代表的一大批画竹大家，“南刘北董”试图在传统中有所突破，可惜还不能实现脱胎换骨。

陈诗来师承刘昌潮大师，并继承前辈未竟的探索。经30年艰辛磨砺，在2000年“中华魂”中国书画500强邀请展中以别开生面的作品，赢得“南国一竹”的美誉。“风流不减晋诸贤，冰雪精神已凛然”（权希军）、“江南又一竿”（吕文厚）是评委和专家们的评语。“陈家竹”风格的形成是在陈诗来到深圳定居之后。其近年的作品每每自署“深圳羁客”，

可见他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事实上，特区的伟大成就、深圳人的创新精神给了他无穷的灵感和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使他赋予竹子与特区人一样的精神风貌与人格力量。《巍巍正气》在2002年深圳第二届颂清廉书画展夺冠之后，深、港、穗、京各大报纸先后刊登，好评如潮，还被《人民日报》推荐为“十六大”献礼作品。

在“陈家竹”众多的评论文章中，笔者认为学者郑振强的评析比较全面——陈诗来继承前人的创造，其竹挺拔茂盛，顶天立地，新竹摇曳，新笋初发，生机浓郁。篁竿粗硕干练，枝节错落，竹叶潇洒，穿插多姿而富有动感。作品或豪放、或傲岸、或沉雄、或野逸。如低吟浅唱，似惠风扑面。秀逸中见遒劲，洒脱中见精神。令人有俯仰山野，身处林泉之感。陈诗来的墨竹既

表现了绿竹独特的审美特征，又能巧妙地将传统文人画那种抒情寓意和画面所反映的时代节奏相结合，给人一种生机盎然、朝气蓬勃的感受，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郑板桥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年代，文化氛围和社会意识都偏于颓唐萎靡，画家不愿同流合污，故作品充满自喻清高之意，反映的是末世文人孤芳自赏、不附流俗的避世态度。陈诗来生活在中华民族崛起和振兴的时代，他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实践，目睹了经济特区建设空前的成就，感受到特区奋发向上、拼搏创新的人文精神，所以其作品气势磅礴，力量逼人，有极强的艺术震撼力。“劲竹千寻歌盛世，巍巍正气贯长空。”“南园一竹”在盛世中应运而生，自非“板桥竹”所处颓废末世的大环境所能比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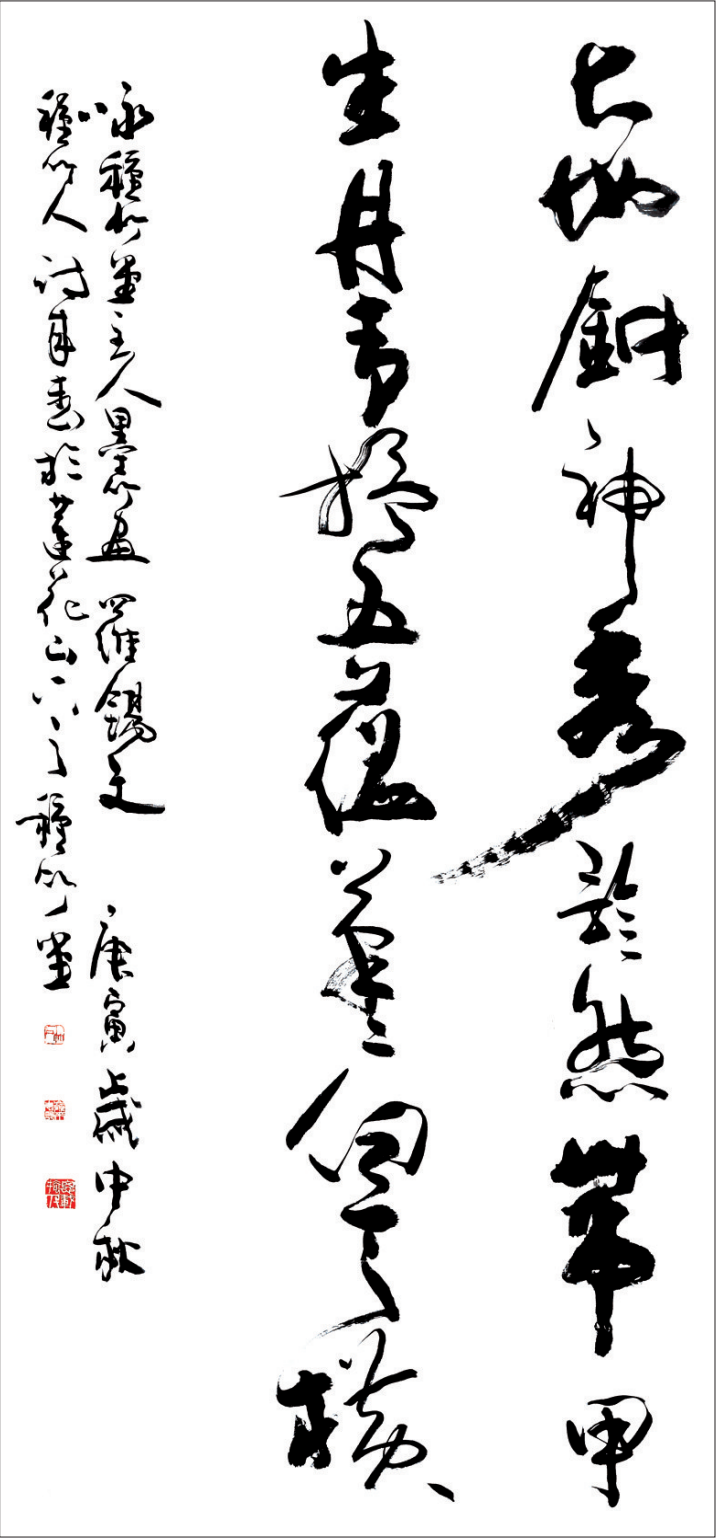
《野调》（国画） 陈诗来 作



《奇迹》（国画） 陈诗来 作



《雨后》（国画） 陈诗来 作



释文：大地钟神秀，矜然带甲生。丹青抒五蕴，笔笔向天横。
罗锡文 诗 陈诗来 书



《沐春》（国画） 陈诗来 作

不循古法陈家竹 笑骂由人墨自香

阎 正

天下画竹者无计其数，然我所见陈诗来画竹，别具韵味、别有风采，不同于“竹林百贤”中任何一位画竹者。南人北人同时画竹，窃以为北人画竹终不敌南人，个中原因，是竹子这种植物，主要生长在南方，南人画竹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而北人大多从画谱和传统中体味，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自然不如像陈诗来这样终日沉浸在竹的海洋中眼见手摹，在现实中锻造出的画

画得地道。诗来有诗云：世人皆画郑板桥，笔墨框框且寂聊。名竹九州富四海，为何苦对瘦身条。陈诗来画竹亦不同于一般

南人画竹。大多南方画竹名家，虽生长在南国，但画竹仍沿袭了一般传统中旧有的方式习惯，画法、笔法难逃上辈窠臼。陈诗来摆脱了旧有的格式、套路，以全新的面貌显示出他笔下新竹、新篁、新图、新样的强大生命力。诗来又有云：辟石栽篁枝叶苍，老夫拙笔去来长。不循古法陈家竹，笑骂由人墨自香。陈诗来这首诗中说得非常清楚，他放弃了古法古则，离经叛道而创立了自己独领风骚的“陈家竹”。陈家竹是个什么样子呢？近年来报纸杂志已介绍很多。但深一层探究究竟，还很少有人去细品、

研究、探讨、发现。我个人感觉，陈诗来的竹子手法新颖，不落俗套，大气磅礴，欣欣向荣。他画竹多走双钩，配以渲染，每一根竹干饱满得当，如同西方素描使枝干立体起来。竹精在叶，陈诗来的竹叶正反向背，撇捺顿挫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浑于陈氏的枝干之中，更显得婀娜多姿，神采飞扬，尤其对竹笋的描绘，古人今人都少之又少。陈诗来独到的竹笋画法，青翠欲滴，生机盎然，他甚至将竹笋独立成章，当成主要物象来描绘，这是开先河之举。往往诗来的新笋，粗壮豪迈，直冲云霄，令人叹为观止。前人所说“笔墨当随时代”，陈诗来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他所

说的“笑骂由人”在所难免，那只能让如潮美评去淹没那些笑骂了。陈诗来酷嗜写诗，亦经常诗来竹来，写竹写诗自娱。他诗兴大发之时，也往往是他最想动笔的时候。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来写道：未经争席本山人，四海良朋日日新。无是无非君莫笑，种花品酒论推陈。陈诗来画得轻松自如，陈诗来活得潇洒脱俗。他一首七绝“自画像”很生动地表达了他的处境与心情：种竹堂中一老翁，烟云和墨写苍龙。群贤薪火道遥客，无妄无虚天地中。

好一个“种竹堂中一老翁”，其实他并不老。在画界正值“青春年少”之时，他的前程远大无量，他的创作无疑是山高水长。他不仅仅画竹，其笔下涉猎的题材众多，亦属于画界的多面手，只是画竹出名，把其他方面遮掩住了。我很喜欢他的诗作，文中便引用的多了一些，最后再引一首，算作结尾，此乃诗来的画竹感言：正气巍巍手自栽，纵横泼点不需猜。疏狂顺逆扫云竹，惹得高人论剑来。诗来不是金庸，但敢以竹论剑，足显他的气魄。金大侠“华山论剑”引来无数豪杰，陈大侠“竹林论剑”岂不更是清雅深幽，情趣盎然。